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十三

明 何喬新 撰

記

道南祠記

皇帝紹膺景命之初蕭山耆俊相率請以宋龍圖閣直
學士龜山楊先生從祀孔廟詔儒臣僉議可否以聞少
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南陽李公暨翰林詞臣

具陳先生師友淵源與其言行之緊請命有司於先生
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聖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
覺景模仰範之心制曰可且賜祠額曰道南而以豫章
羅先生延平李先生配享禮部下延平府建祠奉祀如
式福建提督學校僉事豐城游君大昇躬相地於郡治
東北旗山之麓而督所司營之知郡事淮西鄭時宗良
以祠役為己任斬材於野伐石於山工取於僦徒取於
傭為祠堂五間齋房左右各六間神厨庫房三間中門

以省牲品外門以嚴闢闔工未訖宗良以憂去郡西蜀
馮孜師虞繼之凡墜塗之未畢者丹雘之未施者築構
之未成者以次就功繚以崇垣表以華扁經始於成化
二年十有二月以五年秋八月落成未幾師虞徙知邵
武今知郡事晉陵盛顯時望以是祠之建有闕風教不
可無紀琢碑中門請於游君屬予書之嗟夫孔聖孟子
既歿吾道之不傳久矣士之為學其卑者溺於訓詁而
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淫於佛老而惑其玄虛空

寂之說豈復知有所謂道學哉矧七閩僻在南服自薛
令之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矣自歐陽詹以文學顯
士知文章之重矣至於道學之說則槩乎未聞也及河
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然其學行于中
州未及南國先生以絕倫之資生於此邦聞程夫子之
道北之河洛而學焉窮探力索務極其趣及辭歸夫子
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三
傳而得紫陽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絕緒其

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九峯蔡氏北溪陳氏相繼而興閩之道學遂與鄒魯同風其波及四方者皆本於閩嗚呼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而祠事弗舉者三百餘年非缺典歟我國家以道為治凡敷政立教一本於儒肆我聖皇舉茲曠禮非獨崇祀先哲而已蓋所以風勵學者嚮道也士之拜祠下者其尚祇若德意景仰前休以振斯道於無窮斯善矣不然科目而已耳文章而已耳是豈先生之學亦豈朝家所望於南邦之

士者哉願勗焉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福建提刑按察之職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四人所以飭憲度糾吏治而理民訟者也其後又增置副使三人僉事一人以董學政以巡海道以典坑冶以督屯釐凡十有一人宋元官於此者皆題名於石入國朝以來缺焉予懼久而無徵乃與按察使淳安洪公副使豐城游公暨同官諸君子稽諸故牘叅之郡乘質之耆俊

得按察使陶公垕仲以下十有五人副使王公璉以下三十有七人僉事謝公肅以下六十有三人刻著於石其間或不知為何許人或失其履任之歲月蓋吏牘散軼不可考故也予惟國初迄於今百有餘年官於此者奚啻數百人今可考者僅此而已其焯焯知名者僅十三四而不可識者大半焉嗟夫君子之生世惟立德立功乃可以不朽否則秩之崇祿之豐沒未百年人覩其名而莫之識也豈不惜哉凡我同官君子端乃心礪乃

操以脩乃職以成乃德毋呶訾以徇時毋脂韋以干譽
毋動於毀譽禍福而不知所以自持庶乎有令名於永
永世矣不然後之眎今亦猶今之眎昔也嗚呼可不懼
哉

表忠祠記

洪武元年春正月天兵入閩諸郡守臣相率迎降元漳
州路達魯噶齊哈拉衮公達哩默色死之公素有惠政
民聞其死走哭庭下聲振地共斂葬於城東門外三十

有三年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始刻石表其墓迨茲百
有餘年墓圯而碑亦仆大姓頗侵其塋域成化己丑春
予行部至漳公之玄孫朝輔詣予愬之子亟命郡守佐
復其塋域加封樹焉且語之曰忠臣名賢墳墓嚴禁樵
牧國有著令况大節岿然如公者顧可使其遺壠蕪穢
邪矧閩俗尚淫祠凡淫昏之鬼廟貌相望而公之忠烈
不得祠焉抑何好尚之異邪於是知府英山王文通判
凌江李珪推官南城江白請即公塋中作屋三楹以為

澤人暨公子孫歲時拜奠之所以是歲夏五月己亥肇
事至六月甲子屋成表以綽楔而予題其額曰表忠僉
謂予宜記之按史公西域人字子初哈魯衮蓋其氏也
少以良家子宿衛忠勤畏慎為衆所推及長屢欲薦用
之輒以母老固辭母歿服除年已四十矣猶杜門無仕
進意東宮素知其賢命中書奏官之權江浙行省宣政
院崇教累轉奉議大夫福建行省理問與平章政事雅
克齊巴哈同赴任時巨盜據省治不得入公為平章畫策

募民兵環而攻之盜出戰輒敗度其勢蹙迺撤城東圍
使得奔盜競出即勒兵殲之遂復省治時至正二十二
年也尋轉是官階朝列大夫公至漳屬兵燹之餘民憊
甚公撫凋殘繩豪猾詢庶政之利病而興革之民用大
和及我師取省治郡縣皆降公嘆曰吾不才位三品有
死而已俄報招諭使者至吏白公郊迎公語之曰爾第
往吾將出矣乃朝服焚香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
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義不忍降惟

以死報國耳遂引斧砍其印且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
即就坐拔佩刀自剄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蓋
公之大節如此嗚呼忠義人心固有之天也而鮮克蹈
之元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其入主中國又幾百年方
其盛時章逢之士立其朝食其祿者不知其幾及危且
亂也或走或降或賣國以為利所謂守圉之臣誠死封
疆以允蹈其忠義之天者惟公與余忠宣公無愧焉忠
宣之死我太祖高皇帝詔立廟安慶以旌其忠聖墓宏

遠矣而公之死有司不以聞故褒贈不及焉今皇帝嗣位首詔天下凡忠臣義士之墳有司悉為脩治茲祠之設所以祇適聖謨而欽若明詔也嗟夫人固有一死彼走而降而賣國為利者後公而死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耳顧今安在哉公死百餘年凜然猶有生氣其精爽耿耿固將仍羽人於丹邱從重華於縣圃雖死猶不死也予觀世之人平居以忠義自許及臨小利害若毛髮然輒縮慙不敢為視公之從容就死不惑何其烈也

予於是重有感焉為之記不獨著公之大德且使拜公祠下泚然自省焉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脩造記

郡邑黃冊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以有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列聖休養生息戶口滋殖亦非前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輒改造繕寫既成獻於天府歲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歲於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郡縣既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

別藏於章江門之城樓及廣積倉之別室天順八年左
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為黃冊藏於它所非先王拜
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得故鑄錢庫廢地
建庫房五十間廳事三間作門以謹啟閉鑿池以防鬱
攸之灾悉徙郡縣所上黃冊棄藏於此歲命幕職一員
吏一人卒徒二十人責以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
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復右布政使三山
陳公煒以廳事隘陋撤而新之前為視事之廳後為燕

休之堂翼室庖福等房以次列置又作中門以嚴出入
凡為屋十有三間歲久寢圯未有葺之者弘治五年左
布政使宜興沈公暉來莅茲藩周覽及是顧棟橈瓦落
地堙墻傾乃與右布政使會稽韓公邦問叅政太康陳
公瑗當塗夏公祚叅議姚江朱公讓天台潘公祺高要
李公魁議曰黃冊朝廷所重黃冊完具則敷政出令可
倚而定也今藏冊之所傾弊如此不可以不葺遂相與
計材慮役具白於鎮守太監桂林鄧公原巡按監察御

史姚江韓公明皆以為宜沈公乃命照磨吳應鵬鳩工
庀材卜日興事橈者易之落者補之堙者濬之頽者築
之又於堂北作樓七間以遠溲汚前為步廊以便校閱
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於堂後凡用木三千七百
章瓦甃黝堊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六年六月以
是歲九月訖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羨錢役取諸負
臯之囚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脩梁傑棟堅礮崇墉
稱其為歲典籍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予記之予惟王者

以民為天而黃冊所以紀民數也蕭何在漢入關之初
先收圖籍傅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名臣未
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
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
與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高簷大厦庥而歲之誠知所
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墾田之多寡者
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在是其有資於治
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不可

不書於是乎書

新城縣重建譙樓記

新城為縣自宋南渡始析南城之半為之立治所於黎川始為縣者建譙樓於縣治之前上置鼓漏以辨昕昏下設閔闔以嚴啟閉繇宋至元繇元至我朝幾四百年樓之廢且興屢矣弘治三年秋畢方扇毒穹簷傑棟化為烟燼士民憾焉樓燬之二年金壇段侯敏繇進士來宰是縣察政之疵民之病梳剔而摩拊之凡有所為本

之以廉行之以仁民既感悅顧譙樓久廢無以昭等威
竦觀聽乃圖興作謀諸寮佐僉以為宜時江西布政司
叅政陳公瑗以公事莅縣侯具以白之公以為縣有麗
譙禮法所宜檄下從之侯方會計帑歲羨財以為構築
之需民間之相與語曰吾侯廉非便其私圖者又曰吾
侯仁非時詘舉贏而妨我穡事者歡然攸助或輸金粟
或出材瓦無有後者侯乃鳩工令徒相方視址卜日而
興事焉又擇鄉老之材者董其役令史之勤者執其程

以畚以築以斲以削經始於六年冬十有二月某日至
明年夏六月某日而迄工焉為重屋五間其崇若干尺
廣若干尺侯合賓屬士民登而落之溪山之勝近在目
前棟宇之麗輝映霄漢境內士女偕來游觀咸以為前
所未有也於是邑之耆舊以里居之賢以為侯作麗譙
民不勞而事集不可無文字以垂永久迺因子族孫進
士廔求紀成績予惟譙樓之作鼓漏歲焉日之所昏於
是乎辨官之作息於是乎節民之觀聽於是乎齊其所

關亦重矣昔者周之諸侯興居無節來詩人之刺宋之
邑長更鼓分明應名臣之薦侯之此役豈尋常構築之
比邪然非侯之廉且仁素信於民吾恐執扑徒煩不免
於怨且誹也今怨誹不形又欲垂諸永久非侯之賢而
能得之乎是役也經營皆侯主之贊其事者縣丞咸陽
黎君瑄主簿龍泉祝君達典史曲阜顏君彪董其役者
鄉老黃公鼎許叔能許延泰執其程者縣史蕭任也故
故牽聯書之而助財宣力者具列於碑陰

江西治城新建譙樓記

皇明奄旬九有稽用周漢唐宋之制分畫天下為十有三道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理之江西為南服大藩南昌則古之豫章郡三司之治所在焉舊有譙樓在城南普賢寺洪武中始徙建於治城東湖之上廣濟橋之南外為飛簷五層內為重屋三層鐘鼓畫角列置其上樓之後為陰陽學前為臺以奠日圭為室以置壺漏及居昕夕之司其事者歲久寢圯雖屢脩葺僅支其歆仄補

其敝漏而已比年以來則安乎將壓矣鎮守太監鄧公
原謀於巡按監察御史鄧公公輔欲改作之以歲艱民
病未暇為既而御史鄧公代還公又與監察御史張公
縉王公恩議曰譙樓之設所以謹節候而授民時也顧
傾圮日甚及今圖之猶有材瓦可用者一旦壓焉將榱
折瓦破而勞民傷財滋甚今歲豐政簡庶可興役乎二
公皆以為然公又合三司長貳謀之亦皆以為政體攸
繫相與贊其興作退而鳩工庀財諏日興事求大木於

湖湘得瓌傑之材可為柱者四公喜曰是可以任重矣
風雨震凌不能動也分命有司斬木山巔陶瓦水次命
南昌府同知張汝舟撤而新之其故材舊瓦堅緻可用
者亦所不棄於是拓其舊址而築之圍周四十丈因其
舊規而構之其崇七丈重屋飛簷皆如其舊陰陽之署
壺漏之室司事者棲息之所以次新之凡為屋十有八
間徙日圭之臺於大門外欲便於測景也又以舊路狹
隘市民地以廣之湖波蕩激築石隄以捍之作門以臨

通衢扁曰授時凡用木以株計者新舊九千三百六十有六瓦以片計者新舊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有四鉄石黜堊之需大率稱是然費出公帑工出傭賃而勞費不及兵民始事於弘治甲寅冬告成於丙辰春閏三月崇簷翬飛踈櫺虛敞自遠望之岬然若出霄漢之上登高臨之超然若在埃壘之表咸以宏壯瑋麗前所未有稱其為南服大藩者公曰是役之勞與費亦大矣不可以無紀於是憲副吳公瓊具事之顛末屬予記之予

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為政者之先務也今鄧公與諸君子汲汲脩葺是樓伐鼓鳴角以警昏昕測景眎刻以節晝夜非急所先務者乎曾文定公有言禮必有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茲樓之建是也是役也協謀勸相者布政使祁公順洪公鍾按察使陸公珩叅政洪公漢閻公鉦副使吳公瓊趙公艮談公俊叅議潘公祺王公有恬僉事黃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昭茹公欽沈公清指揮同知何公昇僉事馮公泰單公嵩楊

公秦戴公賢詳書其實俾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諸公之勤尚有考焉

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為寇其始甚微萑苻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逐捕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闐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勦其南則竄於北時鎮守江西太監

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迺合辭以聞皇帝俞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於贛而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

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勅巡撫一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迺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叅議李公魁鈞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墻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

月落成於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閣崇墉規制壯麗
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
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
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莅政盜遁奸
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
患為近宜以隸公朝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
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
昔帝王疆理宇內固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

於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
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
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
數郡之地分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
聖天子納用羣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
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祇奉綸音以節鉞
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
閭罔敢差池異時羣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彝

而垂竹帛豈直追踪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敷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兩浙都轉運使前建昌太守江侯生祠記

成化五年春兩浙都轉運使新安江侯致政歸其鄉始侯宰吾邑守吾郡皆有惠政自侯秩滿而去吾郡之人思之不已而吾邑之人思之尤深及聞侯致政而歸也邑之耆舊黃愈宣偕其從弟愈敬妹壻魯唯學暨吾弟

喬年等相語曰侯之惠愛吾民不啻父母於子也而吾民愛侯亦若子之於父母也子於父母忍一日弗覲其儀容邪方侯在縣吾民日瞻拜焉及在郡吾民以事至郡者時瞻拜焉生祠可無作也自侯去我而官於浙吾猶覲其進位藩屏旬宣吾邦得以展瞻拜之敬今侯致其政矣吾民無復望矣生祠可無作乎衆皆曰然相與擇地於縣東隅作屋三間肖侯像其中前為亭三楹以為展拜之所歲時必謁焉飲食必祝焉水旱疫癘必禱

馬事有不平者必號於庭而愬焉既而以書抵喬新曰
侯之善政子知之最詳生祠之記非子誰屬喬新不敢
辭則摭其實書之侯名浩字敬大歙之世家也少受業
大司寇楊公之門以春秋領鄉薦擢宰吾廣昌時吾邑
久不治政日弊而民日逋侯始至大書楹間曰治百姓
須愛百姓要一文不直一文民間之轉相告曰吾侯仁
且廉自今吾民有所仰庇矣民有訟者侯召之案前從
容誨諭且曰忿恚可忍法網不可觸也皆悔悟而退有

不得已而治之則曲直立斷未嘗下獄自始至迄其去
獄無繫者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考其勤怠
而勸懲之繇是士風益振會閩寇掠新坊官軍潰侯招
丁壯理濠柵為守禦計寇再至敗之唐坊敗之仁豐寇
乃歛鋒遁民賴以安部使者上其功詔陞侯建昌府通
判仍掌縣事一日召耆舊詢之曰吾閱縣誌國初為里
八十有二今僅二十有四登耗若何是懸絕也皆對曰
田歸閭右賦在貧下故逋者衆耳侯曰吾知之矣即選

老人履畝覈之凡得羨田數千頃俾計畝輸賦民始不
憂為里正而逋者日歸縣治瀕溪每歲春濤湍悍為民
患侯築堤捍濤樹以佳木歲久茆然侯既去邑民望而
懷思以比甘棠為政雖以惠愛為本然誅奸去頑不少
貸曰不可縱惡以殃良民輕重予奪一斷於心吏胥不
敢啟其喙曰吾視鄰邑倚成於吏致威福下移者竊羞
之在邑六年百廢具舉常祿外無鎔銖取於民賢聲焯
焯遂陞建昌太守其在郡廉慎之操寬惠之政如在吾

邑時九載秩滿吏部屢以叅政薦不果用乃擢今職仍
食正三品俸侯在鹺司清操善政可紀者甚多以生祠
立於廣昌故予紀廣昌之政特詳焉先冢宰平生慎許
可獨於侯推重每見於文詞載於家集可考也昔朱邑
有遺愛於桐鄉其民奉祀至今不絕廣昌侯之桐鄉也
百千年後侯之神其往來於廣昌新安之間乎喬新為
縣學諸生時侯以為可教而進之故書其事且系之以
詩以頌侯之遺愛其詞曰翼翼新祠在盱之陬孰肖厥

儀祀我江侯於維江侯民之父母不競不綵維今召社
昔侯未來我寒無衣侯既蒞止衣有布絲昔侯未來我
饑無粥侯居三年困有餘粟侯詣黌舍稽今考文左右
衿珮絃頌彬彬夫耕于前婦饁于後昔逋其邑茲獲安
處祝侯壽考祝侯康寧嘉祉休慶延及雲仍金嶂峨峨
銀溪湯湯我民思侯曷日而忘歲時來謁敢有不肅侯
像在堂顒顒穆穆

寫騷軒記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愛楚靈均之騷公暇輒諷之
詠之又染翰而寫之因名其燕居之軒曰寫騷客有過
其軒者詰之曰騷古詩之流也三百篇之詩吾夫子刪
之以垂訓與易書春秋禮記並列為經矣離騷風雅之
再變者也揚雄反之班固譏之端人莊士或羞道之今
子舍聖人之經而騷是寫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志其
小而遺其大者邪崇禮曰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
若屈平者乎原之為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

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聖主而為之宣力則股肱
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懷王後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
之知平王所說同德者蘭與蕙耳然或變而不芳或化
而為茅况揭車胡繩之瑣瑣者耶愁吟澤畔彷徨江濱
獨抑鬱無誰語而離騷之詞作焉嗚呼為人臣而可哀
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詩聖人之經也離騷非聖
經之羽翼耶故吾於講經之餘惓惓於騷諷之詠之又
從而寫之而不能已焉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為

然一武夫氣勢稍能動人者則奔走其門而不耻眎原
之不阿子蘭何如也其或忤於世而困頓焉則終身懲
創而不自振眎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彼揚雄屈節
於篡賊班固失身於戚畹皆原之罪人也其論議予奪
又奚足為輕重哉嗚呼孰若原者吾願從之垂咨佩被
荷衣徜徉縣圃以邀以嬉俯眎雄固之徒奚啻醯鷄之
紛飛邪客默而退他日崇禮為予道之且求言記其軒
子謂崇禮潔廉好脩有契乎原之心其詞瓌麗可喜有

得乎騷之體宜其於原慕之深也雖然原之作離騷豈
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今天子聖明屏讒佞進忠
良崇禮適際斯時所遇非原比也推潔廉之志而弼成
治化以瓌麗之詞而歌詠太平則與原殊跡而同心也
崇禮勉乎哉

雙松書屋記

遼水之陽有屋翼然於雙松之下者今秋官主事邱君
時雍讀書之屋也邱氏世家鄞水自時雍之祖有戍籍

於遼陽始徙家焉時雍自少好學築室四楹於所居之東聚書數千卷凡六經諸史九流之說班楊韓柳歐曾王蘇之文章山鏡冢刻彝卣鍾鼎之銘莫不畢具時雍居其間譚性命之旨探道德之原以求聖賢指歸日孳孳焉屋旁有巨松二株夭矯盤互若螭龍鬪而貌虎蹲雨雪之晨風月之夕清音泠然又如振瑟珥而奏竽籟也時雍讀書之暇輒游咏於此襟度融恬不啻浴沂風雩之樂因名其屋曰雙松書屋既而時雍學大成去登

進士位司瀆寢寢嚮用矣追憶舊遊夢寐未嘗不在雙
松之下乃屬工畫者圖之而求予惟之記予惟古之君
子未遇之時講業於山林閒曠之野以充其材養其德
而成其文一旦出為時用懋勳績播風猷表然為世偉
人則嚮所豹隱處雖荒遐僻絕之域亦藉以有聞於世
故長白之山非有瓌竒紆鬱之觀也以范文正公讀書
其下而有稱瀟溪之水非有潏沆澈澗之勢也以周元
公讀書其上而有稱豈非地因人而重故耶時雍質其

美學甚勤方其講業雙松書屋時猶文正公之在長白
元公之在濂溪也茲既有位於朝凡文正公之相業元
公之道學皆可勉焉而自致者時雍勉之則不惟邱氏
之子孫學於此者景芳猷式明訓思匹休於前烈而凡
遼陽之士過其門墻者翹首雙松蒼然雲表有不可犯
之色必將慨然太息曰此吾鄉邱君讀書處其所樹立
卓卓乃如此盖有低回容與而不忍去者矣予知雙松
書屋有稱於後猶長白濂溪之有稱於今也乃為之記

錦溪小墅記

吳中山水名天下高人韻士占幽勝治臺館靡有遺矣
若錦溪之勝則前世未有發之者今福建叅知政事陸
公益昭始發其勝而居焉初益昭家太倉城之巽隅所
居之西有地數百弓規為園園之左澄溪溶溶自東南
來芙蓉芰荷列植其間花時爛若錦繡故以錦雲名為
溪云孟昭愛其幽雅遂徙家於茲伐石為堤陶甃為墉
高柳古槐綠陰布覆前為堂五楹扁曰寶勅龍光熒然

上燭晴昊所以藏列聖所賜墨書也次為屋五楹扁曰壽安踈櫺邃閣夏涼冬溫所以奉其母太宜人也又次為屋五楹扁曰世榮琴冊在几簪笏在床所以居其諸子也東為一軒聚石為山扁曰翠雲小朶竒峰恠壑呀然窪然蒼潤可愛恍然終南廬阜飛來庭戶間也園之東西為二亭其一幽蘭白芷香襲中樸故扁曰洒香其二晨嵐暮靄翠浮几席故扁曰霏翠合而名之曰錦溪小墅因其地也孟昭謂予曰吾於世味泊然顧獨嗜嘉

山水方家食時循溪而遨坐喬木之繁陰酌幽泉之清
泚容與乎溪風山月之間歌石湖三高之詞繼以晦翁
武夷九曲之調曾次悠然蓋不知舞雩之風濠上之遊
其樂視今為何如也自吾從仕於朝以至出叅藩政宦
轍南北日憧憧焉追念釣遊之處山川景物之勝未嘗
不悵然遐思而動蓴鱸之興焉子尚為吾記之時一展
翫亦足少慰舊遊之思也予謂天下山水含清負竒者
多矣然非襟宇清曠者不能發其勝非心無富貴之累

者雖知其勝而不能樂也錦溪勝積數千年未有知者
孟昭得而發之遂有聞於時非襟宇清曠者歟士之影
纓垂組者志之所存功名富貴而已舊遊泉石曾足嬰
其念哉孟昭有章綬之榮而不忘山水之樂非心無富
貴之累者歟孟昭賢於人遠矣顧予之言豈足以狀茲
溪之勝哉姑識其槩使後之人有考焉

清風館記

秋官郎中陸君孟昭之私第在長安右門之南孟昭嘗

即其東偏作屋七楹為燕休之室其棟宇侂以闔其窓
牖疏以達其巧塙完以潔種竹於庭僅十餘箇翠色津
津苑如蒼雪公暇領客其中風生簷間與竹相薄琴琴
乎刁刁乎或疾或徐或喁或于砾乎潮汐夜驚噦乎鳳
凰朝鳴鏗乎莞磬竽瑟之間作而節以杙敵之聲也孟
昭聽而樂之取壁間琴鼓南薰之歌襟度悠然邪氣蕩
滌殆盡恍若與列禦寇之徒相從寥廓間而忘其在人
世也顧謂客曰快哉此風孰吹噓是孰橐籥是所以酒

濯吾心以疏淪世之紛濁者不在此風邪吾室毋以它
名為也願以清風名之可乎客難之曰風者天地之噫
氣也發乎太空行乎四方無處無之無賢愚貴賤皆得
而有之豈予所得轉邪孟昭笑曰風在宇宙間固非吾
得而轉也然世之人有之而不知愛者多矣歌臺舞榭
非無此風也彼方肆情聲色惡知其為清賈區販肆非
無此風也彼方沈溺貨利雖有冷然者飄其襟裾而不
自知也今吾燕坐一室琴瑟在左圖書在右玗琪之棋

在庭而此風適來不暴不曠吹萬咸作入吾耳宣吾心
使吾塵濁之思散釋無餘而性之真靈豁然呈露然則
是風也屬之彼乎屬之我乎客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孟昭於是題其前榮曰清風之館而屬子記之予惟人
之一心靈且瑩者存焉膠於事物而靈者昧汨於情欲
而瑩者昏所以祛其昧滌其昏而養其靈且瑩者必有
其道矣孟昭欲燕休此室濯清風滌塵想而遊神於靜
虛動直之域焉其知養心之道哉若予之愚所謂牽於

俗而蕪穢者也它日獲登斯館輕颺徐來披襟當之歌
穆如之頌益昭賡之以淇澳之章庶幾心融神凝而有
浴沂風雩之趣乎乃為之記

金井山居記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承仕郎黃君愈敬之別
墅也愈敬謂予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身家銀溪之上
三世矣銀溪距縣治四十里然居民稠密市肆浩穰吾
病其未能遠煩囂而極山水之樂也故擇其幽遐深邃

者居之得金井焉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梳嶂若飛來峰
顛崖秀壑虎兕蹲而鸞鶴翥者皆環拱於吾居而仙人
井七星潭含烟雲而出風雨者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
吾甚愛之故築室於茲前為堂後為寢旁為燕休之室
墾田以種稻歲時衣食仰給焉鑿池以養魚賓祭於是
乎取之度地以為圃雜蒔花卉果蔬可以娛耳目而養
口體吾將老焉尚寶丞程公嘗題吾室曰金井山居子
幸為吾記之又曰吾觀今之所謂巨室者營營焉務厚

積以充其欲以遺其子孫良田美莊百計求之象犀珠
玉珍麗之物巧取豪奪惟恐其不得也然不旋踵而歸
於它姓者有之或子孫不能守而復為豪有力所奪者
有之吾心創焉故凡世之可欲者泊然其間所未能忘
情者山水之樂耳為此所以成吾樂也山水之樂非良
田美莊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可比庶幾可以終吾身遺
吾子孫而豪有力者亦將不吾奪也予嘆曰愈敬之賢
加人數等矣知煩囂之可厭而遠身於間曠之野知貨

財之不可守而娛情於山水之觀可不謂賢乎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觀其所樂可以知其德矣知以燭之仁以體之黃氏之慶澤蓋未有涯也異時過其居者見其喬木蔚然秀色在戶曰斯賢者之居也將有徘徊瞻仰而興嘆者矣愈敬今四川灌縣尹愈明之兄以納粟授散官云

江山一覽亭記

白水黃氏世家邑之大岡盱水曲折流其前崇巒峻嶺

環峙其左右黃之彥曰愈宣作亭以覽山川之勝而扁之曰江山一覽先冢宰嘗賦詩以記之歲久漸圯愈宣撤其朽腐易以堅壯去其漫漶加以繪飾窓牖璫瓏欄檻宏豁於是登覽之勝甲一邑矣廼取先公之詩勒諸亭中而屬予為之記予以未獲登覽不能狀其勝辭焉愈宣曰亭之勝蓋難言也吾能言其概耳水之流者如藍如苔如練如帶微風搏之變態橫生或屹如雪山或直矗如冰岸而蛟龜蛇鱷殊形詭狀出沒隱見者皆在吾

杖屨之下山之峙者或伏或騫或蟠或踞鸞鵠峙而虎
兕呀戈矛森而旌旗靡城郭拱而樓觀翬皆在吾几席
之前若夫四時之變不同江山亦隨時而改觀晴波溶
漾奔流洶湧潦盡而鱖鱗露水涸而洲島出是水之態
度不一也岫凝烟而靈霽樹涵風而蒼龍雲收雪霽則
爽氣浮而寒光瀟是山之姿狀無窮也至於危檣勁櫓
往來天光雲影之間漁歌牧笛互答乎晨嵐暮靄之際
其景象其物情可喜可愕者非惟吾所不能言雖有巧

於繪者亦不能畫也予嘆曰壯哉亭也吾城之望湖南
昌之勝以快予心乎雖然古之人所樂乎山水者觀游
云乎哉因山水以反之身心而已今夫水流而不息君
子之進學似之今夫山巖然而不可攀君子之崇德似
之愈宣朝夕斯亭探逝者如斯之旨頌高山仰止之詩
則有得於身心者大矣請以是記君之亭可乎愈宣謝
曰可矣遂書以記其亭

披雲樓記

肇慶郡治之後崇岡拔起十餘丈其上坦然如砥治城
夾岡之左右而合於其趾焉宋政和中郡守鄭敦義作
樓其上而扁之曰披雲蓋言樓之高峻若披雲霧而出
埃壘也皇明洪武元年江西行省郎中黃本初攝郡事
既脩其城并新茲樓飛簷傑閣屹然為一郡偉觀迄今
百餘年風摧雨隳日以傾圮成化丁亥冬太守雲間黃
君瑜乃撤其故而重構之為樓三間其高二丈五尺深
眎其高綰其五之一廣眎其深倍之棟宇宏壯窓牖虛

敞登其上者恍然若擘星辰而臨風雨不知斯樓之在
人寰也黃君政事之暇輒與寮佐登焉啟窻拊檻縱覽
山川銅鼓屹其前頂湖峙其後崧臺石室環其旁而端
溪大江縈紆其下其竒峰疊巘高薄霄漢深涵烟雨躡
者如狡猊翔者如鸞鵠矯者如螭龍或倚旒如旌旂或
森竦如劔戟其澄波漫流或沉沉如白虹或靡靡如匹
練或漑漑有聲如鳴環珮莫不逞竒競態以自獻于几
席之間至於嘉植芳苞垂蔭而飄香錦鱗翠羽飛翔而

潛泳皆可以坐而玩之觀遊之勝甲一郡矣黃君以郡
通判李敏斯和嘗學於予俾走書閩海屬予記之予惟
古之君子所以居高明而遠眺望升邱陵而處臺榭夫
豈徒然哉蓋將澄其心滌其慮以善其政而施於民也
黃君之建是樓非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邪想其登
斯樓也見山之安重不遷思所以弘其仁見水之周流
無滯思所以擴其智見里居之氓晨汲而暝春思盡其
綏靖之道見峒處之犛帶牛而佩犢思所盡其招懷之

宜則為政之具不出戶庭而得之矣肇慶為嶺南大郡
頗稱難理黃君為之三年政以蘇民以寧頑且獷者革
心而慕善非獨其材識之優而然蓋所以開明其心目
宣泄之志意者斯樓亦有助焉予未識黃君然聞其少
學於廣西僉憲四明黃先生而與先生之子福建僉憲
自立遊自立每為予言黃君廉慎有為不負所學則其
賢可知已故為之記

竹鶴軒記

廣昌司訓羊城李先生明之篤學而好脩者也嘗闢一軒以為燕休之所軒之前種竹數十个庭中養二鶴陰翠篠而啄石苔每烟雨之晨風月之夕靜坐軒中玩蒼雪之紛霏招縞衣而起舞輒欣然有會於心歌綠漪之詩鼓鳴臯之曲超然若出人世而立乎埃壘之表者乃名其軒曰竹鶴因以自號云間語予求記之予惟植物之中若松若檜若梅若桂皆可以供玩好而先生獨取於竹飛物之中鷗也鷺也孔雀之與黃鸝也皆可以娛

耳目而先生獨取於鶴是盖有深意焉非嗜好瑣瑣者可比也夫竹之為物疎簡抗勁不以春陽而榮不以秋霜而悴君子比節焉鶴之為物清遠閒放潔而不可汙介而不可狎君子比德焉先生取二物以名軒者得不是哉夫人靈於萬物者也世之人於富貴貧賤進退用舍之際亦有不以炎涼而變其態如竹者乎亦有軒昂超卓不為勢利所羈如鶴者乎宜乎先生有取於竹鶴而以自況也先生曰是固然矣然吾於竹鶴不徒嘉

其節尚其德而已。奉為吾更思之。予曰：我知之矣。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興君子之有文也。先生有取於竹，非有取進德修業以成其斐然之文邪？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不可掩也。先生有取於鶴，非欲慎獨存誠以究聖賢之心學耶？先生嘗學詩矣，因觀感以進德，托興喻以示戒，是固詩人之旨也。然則名軒之義，蓋出於此乎？先生謝曰：得之矣。乃書以記其軒。

觀德亭記

射之為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
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
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
師儒即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
偏去郡學稍遠師生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
山謝侯仲仁繇戶部主事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
月政通人無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蒞政之明年侯視射

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為師生習射之所
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扁之曰觀
德以予為郡人也俾為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
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張
弛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
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
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

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既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轉於武夫迨我聖祖祇適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為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茲圃他日幸得歸榮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群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

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助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終慕堂記

南京大理司務陶君子立痛其二親不逮養也每念及之輒泣然不自勝今年踰五十而思親之心不少忘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終慕以志不忘乎親也乃者考績來京泣而謂予曰傷哉吾之不天也生十有八而先君棄諸孤廿有四而先妣繼逝世之不天有若吾之甚者乎

先君諱志華好學尚節概有司欲以賢良薦固辭不就
先妣陳氏進士性成之季女也能通孝經列女傳諸書
淑懿之行宗姻儀之始先君遣吾講業邑庠也訓之曰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兒其勉之先妣亦訓之曰服任遂
功為孝兒其祇服父訓以母貽汝母羞吾奉以周旋思
所以立身以顯吾親者顧命與時違兩試於鄉再試京
闈皆不偶今幸承乏棘寺獲從朝士之列食有祿居有
署出入有輿臺之從是皆吾父母之訓也而吾父母安

在哉故吾之於斯堂也倚闌而盼淒然風木之悲號躡
級而升愴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泫然也蓋吾之生
有盡而吾之思慕無涯此吾堂之所以名也幸為記之
以舒吾哀焉子曰子立孝矣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愛而不見則思慕之心興焉是故藏魄於野而
拜掃焉設主於堂而嘗烝焉皆所以致其思慕之誠也
是心也人皆有之然或外誘而內遷故有自奉極珍麗
而母居止單陋者矣亦有身方苦塊而釋服以從祿仕

者矣斯人也其有一日之慕於其父母耶子立以逾五
望六之年而抱無涯之慕可謂孝也已雖然身者親之
枝也慕其親莫若敬其身思為善可以榮吾親也不敢
不勉焉思為惡足以辱吾親也不敢或由焉是足為孝
矣不然悲哀涕泗徒為無益之慕亦何足為孝哉

椒邱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鈇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用中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十四

明 何喬新 撰

記

望雲思親圖記

疇南黎君伯中克孝於親者也伯中垂髫時喪厥考母孺人饒氏以長以教式克底於成常念考弗逮養乃像而祠之歲時祀事必恭以誠具事母尤謹魚鱉菹蔬醢

醢之屬必恭烹淪而後進怡怡左右恒慮少忤其意鄉
之言善事親者必以伯中為稱首焉既而以母命服賈
四方將以營所以祭於養者然伯中閔親之老不忍久
違膝下春出賈秋必歸省焉歲以為常當其挾貲遠遊
或泊舟江臯或棲遲寓舍翹首南望矐焉思親見雲出
沒於空曠之間者矗如樓臺矯如虬龍翔如鸞寫或拙
曳如翠蔕或連蜷如芝蓋輒悵然遐思恨不得乘雲以
飛而置其身於親之側也於是曳杖而歌曰朝雲兮依

依望親舍兮肝水之涓歲月其邁兮胡不歸安得乘雲
兮從吾親以嬉又歌曰暮雲悠悠望先塋兮姑山之陬
我將旋歸兮駕扁舟難宿草兮薦牯歌竟泣然情不
自己乃屬善繪者圖之出入與俱時一展翫則有不勝
其慨然者間持以過子求為之記嗟夫伯中可謂孝也
矣昔者狄文惠公赴并州掾登太行山迴瞻河陽白雲
孤飛曰吾親舍於其下久之不能去史臣書之其聲光
照耀簡策至今赫赫然伯中之心其亦文惠公之心歟

予觀世之人親在弗克致養者有之矣况能致思於既
歿之後乎處膝下弗克承歡者亦有之矣况能繾綣慕
戀於數千里之外乎而伯中能之真可謂克孝者矣其
視文惠公雖隱顯殊迹而其思親之心矣擇哉嗚呼世
之生弗能養死弗能思者間伯中之風亦可以惕然矣
予故詳記其事以為斯世勸

桂林世芳坊記

吾族家新城者世以經學稱其仕也皆以科舉進族父

軻齋先生中洪武癸酉江西鄉試累官禮科給事中與
學士楊公溥侍讀王公進等同直宏文館仁宗皇帝禮
遇甚隆且擬大拜會仙馭升遐不果族兄拙菴先生中
永樂庚子鄉試累官荊府左長史以禮義輔導其有賢
聲族姪寅齋中景泰庚午鄉試亞魁會試名在乙榜當
授教職辭卒業太學未及再上而歿寅齋之子屋少孤
力學思紹休前人中弘治壬子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援
例歸家待選知新城縣事段侯敏語察佐師儒暨邑之

大夫君子曰燕山五桂一時兄弟之聯芳者爾而嗣世無聞焉孰若此邦何氏繇祖及孫四世皆以科舉進前此未有也是宜表之以為名家世族勸欲樹綽楔於其所居宅里方圖經始而段侯以材堪治劇調吉安之廬陵今邑令郭侯某實繼之鳩工庀材圖成前政之休會江西藩司左叅政段公與中行部至新城語郭侯曰坊牌之立所以風勵士子宜亟成之於是郭侯暨其佐屬晝夜督勵以歲丁巳冬十二月某日成棟翼然丹碧

炳然而段公題其額曰桂林世芳蓋取郗詵之言而本其家世之懿也廔感段公風勵之意與段郭二侯經營之勤以吾為族人也請為之記吾惟君子之學以明經為賢而其仕進以登科為美凡為人之祖父者孰不願其子孫世世率德趾美而勿替哉然以五絕見稱于君者子寡學術仕為少匠以古文為諸儒倡者子無學識繆改金根其隳家聲辱祖考多矣有如吾新城之族自舸齋以來四世相承學必明經而明經之外無它業進

必科目而科目之外無它途賢於昔人遠矣而屋以下
羣徙子孫又皆說說然業儒其詩書之澤科目之慶蓋
未艾也舸齋諱澄字源清拙菴諱瀨字子方寅齋諱燮
字純理學行宦業之詳具載家譜段公以進士起家歷
官監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副使荊州太守所至皆烈烈
有政聲而郭侯剛介有為凡有興作皆果以速愛民好
士有古循吏之風皆可紀也故牽聯書之

瑞州府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為梁維
以鉄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
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
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
隄於兩岸以捍悍流壘石八墩於深淵以醜水性墩之上
架木為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四十餘間人甚利
之其後屢廢屢復繇宋迄於元季燬於兵燹材甃皆腐
缺而石亦泐矣入國朝以來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圯石

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澆澆水恠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為辜跼縮不果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於茲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莖魚腹也盍圖修復議既克合迺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裡推官許瑤皆曰是

有司之職也敢有不共具以白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藩臬二司皆報如其請於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之美財勸巨室之攸助方欲舉事而同知蹇霆適至力贊其成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隄更疊八墩架木為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若干尺其廣若干尺而張沈二公月一巡督且為之經營指畫以抵於成至歲十二月某日迄功太守合寮佐師儒耆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

安是雖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
可以無紀乃會役要與事顛末求予記之子惟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然門闕道路廬館舟梁昏王政所急厥係
尤重不可以不書也乃為之書使勒於石庶來者知諸
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為斯民永久之利焉

永慕堂記

監察御史東鹿馬君扁所居之堂曰永慕蓋志其罔極
之思也成化癸巳秋予自閩赴汭次於淮陰君適弭節

於淮訪於驛亭因謂子曰吾馬氏世業儒先君諱驥力
學好脩繇太學生擢典山東平度州幕甫三載遽乞身
歸未至家而卒先妣劉氏溫恭慈惠宗姻稱賢焉先
君半載而卒考妣歿若干年而不肖孤始克籍餘庠荷
天寵以擢今官聖天子推恩所自贈先君文林郎廣東
道監察御史先妣孺人錫之命書褒嘉備至天澤下漏
泉壤矣然吾念之益增哀慕何也豸冠珠翟不及華吾
親之躬驚車雕軒不及安吾親之體清醫漿醢魚鮓羹膾

膳不及養吾親之口感今悼昔痛其有已邪故吾之生
也有涯吾之思吾親也其有頃刻忘乎此永慕所以名
吾堂也子其為吾記之子曰凡為父母者莫不願其子
之賢且貴也而為人子者亦莫不願及親之存得以致
其榮與養也然克遂其願者千百而十一耳故蓼莪之
哀風樹之嘆祭之豐不如養之薄皆昔之孝子所深痛
者今君念二親承思於身後而不及致養於生前固極
之思終焉如新此殆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邪然

予聞之士之所以為孝者非以其孺慕而已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斯乃孝之至者君以直道峻節為國蓋臣尚思考妣所以為吾願者而盡心不怠益求其至焉異時沐浴恩躋峻秩英聲茂實輝竹帛而被絃歌則龍章鳳誥賁幽壤而昭先德者豈直今茲而已哉此予所望於君者也請以是記君之堂可乎君謝曰可遂書以為記

半樂窩記

上海教諭姚江孫君孔暘名其燕休之室曰半樂窩因

校文湖南屬予記之予詢其所以名君曰昇不敏方少
壯時慨然有志於天下每誦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言
輒撫卷遐思欲攀其逸駕故扁讀書之齋曰求古不幸
數竒屢踐場屋屢黜於有司丁酉之秋奉掇於鄉選戊
戌之春又不偶於春官擢官邑庠以教授諸生為職嚮
之所志迄不得施於是顯輟希文憂世之志為堯夫自
適之私然江湖廟堂之情終不能自己也故更扁其室
曰半樂願為我記之朝夕覽焉以自進也予曰子之志

大矣古之君子樂不以已而樂以天下憂不以已而憂以天下昔者吾夫子轍環天下其心蓋有憂矣然而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不樂也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充虞問焉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予何為不豫哉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希文先憂後樂之意其孔孟之志歟子以希文自期待其志誠大矣今子儼然居費舍擁皋比講六藝之遺文求至道之攸歸心無憂患之危身

踐嶮巖之域信可樂矣然靜思天下之事賢俊未盡登
庸也政化猶未大洽也邊疆未盡寧靜也斯世猶未臻
太和也皆吾分內事也憂心殷殷殆有不能自釋者矣
子勉乎哉樂其所可樂而憂其所當憂斯不負聖賢之
學矣昔少師廬陵楊文貞公大司徒鳳陽牟公皆發身
師儒位登卿相其勳烈著於國家聲光炳乎行帛計其
未遇之時所志豈直講誦云乎哉以子之材且賢豈老
於師儒而已乎躋華陟要追踪先哲以成先憂後樂之

志殆有日矣予未老尚及見之

祐古齋記

南豐余君公理自其高曾以來世以儒稱於鄉公理好古篤學而不以資進取所居在邑之沙溪幽巖恠壑有盤谷之勝竒花嘉植有嵩洛之風公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未嘗至城府構屋數楹以為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之書琴劔觴豆之器山鏡冢刻之遺文具藏其間公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

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適知
命而嗜古之心益篤迺扁其齋曰桔古邑子弟因捨其
姓字稱為桔古先生云客有詰之曰桔之為義以裨受
物也古之世去今遠矣子曷從而桔之意者齋中所藏
若闕尹亢桑所述鬼谷騶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記錄皆
先秦之書其辭竒崛豪宕可驚可喜者是乃子之所桔
邪公理曰非也是足資博識而已客又曰紀之甌離之
磬莒之方鼎魯侯之彝召公之卣齊侯之罇莊子之歌

鍾高克之敦此皆三代以前之至寶雖歷世已遠然出於荒墟古塚之中復見於世者蓋多有之將傾囊發篋恚致此齋以供竒玩邪公理曰非也是足娛耳目而已客又曰岐陽之鼓季札之銘嶧山之罌之碑秦人誚楚之文是皆蟲書鳥篆史籀李斯之遺迹也子將收而粹之以成其嗜古之癖邪公理曰非也是足為博古之助而已然則子之所詰者何曰吾所詰者古聖賢之道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書契未造器用未制已有此道矣天

地之間孰古於道哉聖賢身斯道者也六經四子載斯道者也故吾端居此齋講先聖之遺經求先聖之至道以養吾心以修吾身若扱物於衽焉彼古書古器與夫金石之古刻奚益於吾身心哉客唯唯而退公理以書抵子曰吾所以名齋者其義如此願為我記之予於公理姻家也迺述其語客者識於其壁

歲寒高節亭記

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君憲章作亭於私第之坤隅踈櫺晶

然素壁皦然左琴右書屏去玩好亭之前植栢二株竹
數十箇每烟消雨霽翠濤蒼雪浮動几席或清風徐來
竹與栢相摩夏冷然有梵磬玲瓏之音玄冬沍寒霰雪
交作則挺然庭際如端人正士高冠長劔凜凜有不可
犯之色憲章公退燕休亭中顧而樂之因扁其亭曰歲
寒高節客有過其亭者諗之曰栢與竹儒生逸士所好
也憲章生長勛貴之家職典環衛錦袍綉帽出入鷄翹
豹尾之中名園芳墅近在東阡南陌間蘭菊荃蕙之馨

牡丹芍藥之麗荇茆芡之美足以娛目而適情矣故
猶有取於儒生逸士所好而好之何邪憲章曰吾端居
茲亭閱歲序之變而有以適萬物之情矣方春和景麗
羣葩競妍凡綠其莠者紫其苞者黃其蕊者緋其英者
爛然在目而吾亭之栢竹蒼然自若也及寒飈夕起繁
霜夜零向之綠者黃者緋者紛然飄墜泥滓中無餘矣
而吾亭之栢竹亦蒼然自若也豈非群葩無恒而栢竹
有恒歟羣葩稟其華而栢竹稟其貞以堅歟求之於

丙以成已外以觀人庶無負於栢竹乎乃以記其亭

進德堂記

新喻之小水傅氏世居焉有堂曰進德者傅之耆彥樂全翁所作也其名以進德者何蓋戒飭子孫懋修其德以保宗祊也翁之曾孫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曰川嘗為余言我先世家湘潭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迨宋南渡又徙新喻之黃塘再世又遷小水則今所居也樂全翁實我曾祖諱璧字原顯生重紀至元之乙亥

以禮視身以道正家以謙和處閭里鄉之人推為鉅人
長者元季兵亂邑豪張姓者聚羣不逞以保障為名大
家甲第悉撤以益其居翁有東西二樓亦在撤中且收
翁并邑之大姓以行俾躬炊爨以苦之察其色不豫輒
加害翁以雅望同收者皆敬護之迭為之炊以是獲全
我太祖高皇帝遣開平忠武王以兵定江西翁始率其
族歸復舊業則向之穹堂峻宇化為敗瓦荒榛矣翁力
自修葺作堂而居之扁以進德堂蓋曰吾所以獲全亂

世而重覩不平者以區區克慎於德耳吾之子孫勉進其德庶可以保堂構乎翁之子三有諱汝器則我先祖也諸孫九有號愚樂贈少卿兼侍讀則我先考也曾孫二十四人而我與弟中書舍人潮以進士舉列官於朝玄孫又數十人是皆翁之遺德也子為我記之俾我子孫世守不墜焉余曰翁以進德名堂其望於後人者至矣抑進德之說難言也姑取諸作室以譬之可乎凡作室者隱以金椎鞏其基也奠以文礎負其重也為之垣

墉防其患也為之戶牖納其明也為之山柰藻稅昭其
文也君子之進德亦何異於是乎仁以為基故堅而可
久也禮以為礎故端而不傾也義以為垣墉故外患不
干也智以為戶牖故昭晰不蔽也詩書以為柰稅故燦
乎其文也而又存其本於靜虛之中察其用於輟擾之
際則天之與我者全而德日進矣凡翁之子孫歌於斯
宴於斯啟處於斯仰而觀俯而察進德之資在是矣太
常中書競興於時而益懋於德吾知翁之遺澤混混而

來未有涯也遂書以記其堂

瓊臺叢塚記

瓊州之城西四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塚數處今禮部尚書邱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於兵刑者之遺骸露蒿焚而瘞之於此也瓊在大海之南元季中原大亂瓊去燕都萬里使命不通時沙張二帥守瓊威權素奪不能制其下跡是土豪與峒黎相挺為亂副帥陳乾富者土人也其族子瑚起於萬州擁眾攻

瓊乾富間之先遁瓊被圍幾半載城中食盡羅雀掘鼠
煮皮革食之饑死者大半沙張二帥突圍奔海北城遂
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枕藉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相與悖亂者既
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仕元為顯
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於此未幾有上變告遷
人謀為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方亮至集遷人
於郡城之北悉坑之非我高皇帝之意也又城西有亂

墓岡凡兵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於此白骨縱橫如積薪風雨之夕飛燐燼煜啾啾似聞鬼嘯聲暮夜人不敢行府君距此僅數里惻然愍之乃捐貲募人拾其骨聚為數堆請僧道如其法煉度之因坎而瘞之加土封培如夏屋然每歲清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為常至今鄉人過其處者輒指相語曰此邱公埋骨塚也府君既以壽考終而仲深登進士第擢翰院編修累遷至今官朝廷推恩贈府君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說者以為積善

之報也往歲太醫院吏目臨江楊億嘗以醫遊瓊為予
道其事予以問公公具言其詳如此及公將歸老語予
曰先祖叢塚為我記之庶幾先祖之善永有傳於後世
焉予惟掩骼埋骼先王仁政之一也然有司之責耳府
君以布衣行之仁及朽骨其陰德大矣宜夫天之陰祐
之也予嘗聞宋王則之反遣明鎬討之从不下又遣文
彥博繼往鎬慮彥博奪其功恚發城外塚取其釘板以
供攻具之用斂其屍恚焚之下令急攻及賊平鎬以功

遷叅知政事未數月而卒人以為發塚之譴也嗟夫鎬以發塚而身不獲久享其祿府君以埋骨而子孫世食其報合二事觀之孰謂天道果無知乎世或謂善惡報應為浮屠之說而不之信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聖人固言之矣豈獨浮屠氏哉予故詳識府君之事使世之人知天道孔昭而力於為善焉府君諱普字得寅嘗仕為臨高縣醫學訓科云

何氏桃竹坑先塋記

吾先世家縣治之西隅故祖宗族屬之塋多在桃竹坑以其近而便於祭掃故也上坑塋者最多堂封纍纍然世遠碑誌多漫泐不可知其誰何其有碑可驗者惟六世祖姚七二孺人劉氏及從伯祖景福從伯祖母揭氏而已孺人之右先兄本謙塋焉而其左則吾兒道同所塋也景福君墓之右五丈許有一土塚高可四尺或云先曾祖嘉議府君諱得源之塚也景福君墓之前三丈

許稍西有土塚二或云其居左者寔嘉議府君墓處也
先公為監察御史時自作嘉議府君墓誌立石於景福
君墓右之土塚尋覺其誤亟以書命先兄本茂更立於
景福君墓前之土塚且曰我少時聞從兄吉哥言景福
伯父作壽藏正在先祖塋後則墓前之土寔嘉議府君
之塚也先兄以歲月不利竟未及改喬新近立嘉議府
君神道碑於景福君墓前稍西土塚之上蓋承父兄之
志也中坑則先祖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諱景榮之塋

在馬塋之左右二松茆然蒼翠如車蓋陰陽家以為山川靈氣所鍾為吾何氏昌大之祥也前坑則從兄本盛族兄本源之墓在焉其柩葬者尤多喬新竊聞之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夫孔子聖人也父子相去未遠也然且不知其墓先公亦少孤故不知嘉議府君之墓竊恐數世之後孰有如鄒曼父之母之可問哉子孫欲徼福於風水者必將妄稱某為某祖之墓某窆為某妣之藏欺誣遷改將無

所不至矣故識其可知者以告後之人云時弘治五年
歲在壬子春三月辛未曾孫刑部尚書喬新謹記

白雲山房記

麻源三谷之勝自謝康樂播之詩章凡誦碧澗紅泉之
句者皆以不得游為歎吾盱望族左氏世家其間先世
馬鬣之封亦多在焉及山東叅政訥菴先生徙居盱城
舊廬故在也其子廣東布政使桂坡君少讀書山間及
仕而歸時與名流韻士游焉挹泉淪茗踞石看雲或竟

日忘返桂坡既歿其子慧奉柩於谷雲門寺之後窆窆
既畢斲地構廬距塋若干步朝夕展省若親生存讀禮
之餘顧瞻白雲英英出空谷彌太虛輒泣然曰吾親昔
所怡悅也或濯碧澗汲紅泉又泣然曰吾親昔所釣游也
撫嘉樹藉芳草又泣然曰吾親昔所徜徉也山之景物
隨時而榮悴凡觸其目感其心者無不動其思親之念
焉既而悵然曰禮有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
之心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今吾望白雲

而思吾親亦奚異於履秋霜而霑春雨哉乃名其廬曰白雲山房既免服請予記之予惟嶺上白雲昔人以自怡者而慧瞻彼白雲乃增陟岵之慟哀樂所感異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吾意慧倚廬讀禮之時白雲在望愛焉慤焉而兼致焉必將儼然如覩其容儀愾然如聞其嘆息矣可不謂孝乎先冢宰與訥菴同登進士而予又與桂坡同仕於時世契非它人比深喜通家有子而能孝也然孝以顯親揚名為大非徒能思之謂子聞

桂坡墓後甘露降於松栢此左氏湛恩洋溢之兆也慧
其以顯親揚名自勗以承甘露之祥吾知子之名且與
麻源三谷同顯矣

廣昌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堂以明倫名示教本也聖賢之教亦多端矣詩書六藝
以啟其蔽諸史百氏以博其知琴瑟箏磬以養其心進退
登降之節以數其恭遜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從事然
其本使人知人倫之道而已人之所以參天地為三才

者以有彞倫也今天下學校之講堂皆以明倫名有旨哉廣昌縣學之明倫堂洪武九年知縣張琥所建時兵亂甫夷民貧財匱規制庠隘過者陋之迄今百年餘雖屢建修葺僅易其腐折飾以黝堊而已成化乙巳四明宋君暄典教於茲力圖改作間語邑之大姓未有應者義民饒秉元富而尚義請獨任其役乃捐白金四百兩市美材陶堅甃募良匠作堂三間翼以夾室堂之宗二十尺其廣三十有五尺其深視廣而益其一焉工未就

緒而秉元卒其子卓暨其孫裕相語曰祖考之志不可不成也又出白金百兩益市材瓦務底於成宋君又與諸生撤舊堂建於新堂之後以為燕休講誦之所堂之左為會饌之堂右為藏書之庫經始於弘治五年五月廿有一日以是年冬十一月廿有四日落成焉宏壯靚深甲於它邑堂成四年予致仕南歸宋君暨分教金華余君文慕淮陽李君汶邑庠生胡恒等詣予曰願有記也予辭謝未果為縣大夫何侯瓚亦數為之請予聞孟

子有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皇明祇適隆古以
彛倫為教凡來遊於茲者可不知所務乎升而講業必
悚然曰吾君所以教我者至矣退而會饌必慨然曰吾
君所以養我者厚矣臨溪而遨見水之淵然而悟逝者
如斯之旨登高而望見山之巍然而興如有所立卓爾
之思則藏修息游之間所得已多矣反求諸已於所謂
人倫者必迪其所當然在家敦孝弟之行在邦秉忠貞
之節斯足為學校重矣其或學有所偏心有所蔽彛倫

之道不能察且由之甚者罵詈相傾汗穢無恥顧瞻斯
堂謂何而我所行如此豈不為學校玷哉予舊學於此
與諸生有同門之誼焉為學校玷者固非所志矣為學
校重者願與諸生勉焉此亦賢令長名師儒所願也嗚
呼念哉秉元前廉州太守秉鑑之弟卓裕皆國子生克
世其家者也

敬所記

臨川黎詰廷吉嘗闢一室為藏書講學之所而名之曰

敬所廣東布政使左公時翊為隸書其扁太常少卿程
公景伊又篆子朱子敬齋箴遺之廷吉訪子銀溪之上
求記所謂敬所者子曰敬之為義難言也子朱子之箴
至矣盡矣子當涵泳之而已矣服膺之而已矣篤行之
而已矣奚以子言為子雖有言能出是箴範圍之外耶
廷吉曰雖然願先生申言之使詰知所從事焉子嘆曰
子有志於聖賢之道子願為子言之夫敬者聖賢傳授
心法也其見於書曰欽曰恭曰祇曰肅言雖殊而理則

一也蓋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孰無是心也亦孰無是道也存其心而凝乎道亦惟敬而已矣昏昧放逸則其心日蔽奇邪恣睢則其心日亡心蔽且亡何有於道哉此君子所以大居敬也存此敬於虛明靜一之中則大本以立持此敬於酬酢紛擾之際則達道以行道豈遠乎我哉中庸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言內外大小皆當一於敬也魯論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持己以敬不可以衆寡小大貳其心也廷

吉以敬為所亦嘗從事於斯否乎從事於斯則心可存
而道可凝矣予尤愛子朱子之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
肅然警惕之謂戒嗚呼合是二言可以語敬矣子歸敬
所而求之明窻棊几左圖右書驅牛羊而培牛山之木
剪檟棘而養梧櫟之才則於道其庶矣乎廷吉謝曰先
生命之矣敢不奉以周旋遂書以為記

琴軒記

琴軒者予弟喬年藏脩之室也喬年生宦族而性淳謹

於世之子弟所好馳馬試劍博奕度曲遨放之事一無所動於中顧於讀書吟詠之餘頗留意於琴靜處一室灑掃明潔置琴書薰爐於其間每有賢人良客來蒞則延之琴軒為之鼓中聲一二操脩然自樂而忘塵世之憂也疾疹之苦也過非其人則迫之不肯鼓至欲破琴而棄之聞四方有善琴者必就而學焉初聞南城儒生有吳清齋者精於琴因往訪焉清齋為出琴鼓浙操喬年聽之曰此衰世之音也徒事摩挲吟操以取聲是其

起陳隋之際乎清齋又為鼓江操喬年聽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是其汪水雲所作與宋末之聲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宜南渡之不可復興也清齋又為鼓北操喬年聽之曰是有北鄙殺伐之聲非孔子所謂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乎願聞其他清齋於是授以杏壇吟喬年聽之曰是聖師在上而弟子各言其志之時乎於是賡之以宣父之猗蘭操喬年聽之曰是其憂愁而不怒鬱悒而不哀其吾夫子傷道之不行也與清齋又為之鼓昭

君出塞其聲哀而傷悲而慚喬年聽之曰是昭君傷失
身於人故形於琴與清齋又為鼓履霜操喬年聽之曰
是孝子傷不得於其親不可以為人而無所赴愬乎又
為之鼓南薰操喬年聽之曰是蓋唐虞之世和氣充塞
於天地可以阜吾民之財解吾民之愠乎雖有他操吾
不願聽矣一日予至琴軒喬年出琴鼓之且言其所學
於清齋者如此因謂予曰昔歐陽子有曰有幽憂之疾
不能自療故學琴焉且謂藥之毒者能攻疾之聚不若

聲之和者能散其心之所不平故吾於琴切有志焉兄其為吾記之使吾子孫知吾所好者非箏琶之音乃聖賢與忠臣孝子所鼓之琴也吾之好琴非以說耳乃以養心也子孫從事於斯庶幾有得於心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乎乃為之記以示其子孫俾率先人之訓云

重修南昌府學記

南昌為江右首郡藩臬莅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

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為他郡
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
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
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
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繪飾黜昧矣棟腐折圯填墜
剝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脩築輪奐人目矣其
後學宮寢圯巡按監察御史天台李公釗脩之又數年
禮殿亦敝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紳又脩之至於今

而廟與學頽敝日甚弘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為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脩乃謀諸鎮守太監鄧公原按察使魏公富副使洪公鍾吳公瓊僉事陳公祥趙公良汪公舜民黃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昭葛公萱咸以為然遂鳩工屬徒市材陶甃至若金碧髹彤黝堊之屬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又命同知張汝舟斷事孫榮以督工匠義民涂鳳者民胡鐸以統徒役而總理

其事則屬之吳公焉韓公激揚之暇躬戾學宮以申勸
戒衆咸歡趨不煩執扑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
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脩焉昔所無者迺肇作
之賜書有樓學宮有廡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
有祠齋宿有宮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泡福庫廡皆
以序為興賢育才二坊亦加脩飾凡為屋百八十間為
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五月
之朔丹碧輝煌門闔壯麗冠於列郡稱其為首善之地

者邦人。士子來游來觀，固不感悅是舉也。韓公實主之，所以經營督勸，以底於成。吳公之力為多。吳公具事，巔末以書屬予記之。嗟夫！學校之脩廢，人材之盛衰，係焉。古昔明君，誼辟汲汲興學，養士者豈徒以為觀美哉！誠欲得豪傑之士，以翊皇極，康世道焉耳。故當世士之出於學而用於時者，或秉忠貞以佐厥辟，或敷惠澤以乂厥民。至於儲養待用者，亦皆矚然自拔乎流俗，危言讜論，足以折奸雄之氣，英聲勁節，足以沮回遁者之心。

學校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今韓公暨外臺諸君子脩葺學宮其意固有在矣凡學於茲者効用於時則奮庸熙載俾國家有所賴潛而未用則清議矯節俾儉邪有所畏庶幾乎聞者見者皆欣慕曰江右豪傑之士也斯不負諸公興學之盛意也不然飽廩食而安齋居飾詞藻以徼利祿豈諸公所望哉韓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鈎距論者以為得憲臣之體云

竹坡記

出廣昌西門三十里其鄉曰興城其里曰仁壽大姓曾氏世居焉曾之彥曰惟學溫恭好禮痛斥豪華之習以詩書文史自娛晚益厭薄喧囂而樂閒靜徧卜里中以為隱身之所得勝地焉坡陀蜿蜒溪澗澄澈武陵金鰲之峰峙其東獅嶺龍穴之山環其西芙蓉金屏之岫亘其北仙人秀嶺之巘拱其南實一里最佳處乃作屋數十楹前為禮賓之堂後為寢休之室左右為藏書之齋

種竹數千箇以為屏蔽翠雲蒼雪浮動几席因命之曰
竹坡而自號竹坡迂老其言曰古之君子於物無所好
其有所好者蓋有取爾也陶元亮之好菊宋廣平之好
梅牛奇章公之好石彼豈有聲色臭味之可好哉蓋有
所取焉耳竹之為物非有梅菊之芳亦非若石有瑰奇
之觀今吾種竹如是之多而且以自號者心與之契而
有所取爾今夫春陽方動羣卉紛敷而吾竹淡然自若
有似守道君子利祿不能動其心者伯夷之清徐孺子

之介蓋有類焉及夫窮冬沍寒萬木摧折而吾竹挺然特立有似忠臣烈士刀鋸不能奪其志者顏常山張睢陽之忠節蓋有類焉吾生也晚於四君子者雖慕之不可得而見矣八憲洞開靜對吾竹猶彷彿見四君子之風度焉屈子頌橘有曰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吾之於竹猶屈子之於橘也唯學問過予道其言且請為之記予謂知者樂水意不在水也取其周流無滯有契吾之智矣仁者樂山意不在山也取其厚重不遷有契吾之仁

耳世之好竹者取其中虛外直而已而子之好竹乃有出於虛直之外者豈尋常之見所及哉遂為之記

通濟橋記

清溪之水發自閩嶺其始濫觴爾迤邐西北流合南上北都大村遷善山谷諸流漸大至黎坊勢益湍悍至中坊愈大春夏之際滉漾瀉滌匯為巨浸魚龍水怪出沒其間人望而畏之自發源至中坊凡八十里而後會於盱中坊距縣五里在溪之東李氏世家焉李氏之先有

德理者仕元為福建廉訪僉事入國朝以來若靖州知州恒刑部主事瑄祁陽知縣翰皆其族也凡南上諸里有事於縣者及縣郭士民欲適諸里者皆由此出每歲霜降水落李氏架木為橋以便往來者至春夏則無所用其力有不得已而冒涉者往往沒溺主事之兄志榮以納粟補散官志榮之子拱奎憫人之沒溺欲作石梁有志未就而卒其妻魏處士愈明之女也孀居守節且曰吾夫之志不可以不成乃斥賣妝奩節縮用度僦工

伐石跨溪為橋長百有二十尺廣十有三尺下為石墩
四以疏悍流又以俗稱水怪能鼓濤以壞橋乃作屋其
上奉觀音大士像以鎮之經始於弘治庚戌九月至壬
子二月而迄工焉凡用白金七百餘兩知縣高郵何侯
瓚扁其橋曰通濟魏命其夫姪某求余為之記曰先夫
有利人之志而不遂橋之役所以成其志也先夫不幸
死無子恐遂湮沒敢請先生之文鏤於石是先夫與未
亡人不朽也予謂魏嫠居自誓之死靡他已足為賢矣

又惓惓以成夫之志而求以永其名不尤賢乎嗟夫為人妻如魏者可謂無負其君子矣乃為之記

唐氏世德堂記

廣昌之金井里有衣冠之族曰唐氏其先本陶唐氏之後子孫散處江南日益繁衍以國為氏至於彥恭蓋數十世矣自其祖父以來率以謹厚稱務詩書而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嘗新其所居之堂朴素閭爽鄉之士夫尚其德者遂為扁之曰世德彥恭仙遊已遠其子曰本遠

克念先訓日之所為夜之所思惟在於樹其德因命其子永求余言以為之記余因本其先世得姓之由唐宋之世史不絕書當唐太宗時擅草隸而圖形凌閣者則有莒公儉也仕元宗時號丹崖而以詩文稱者則有壽昌令節也至宋曰介者為御史嘗劾文彥博進身不以正遠謫英州君子以直聲偉之曰坳者知諫院嘗奏王安石專肆威福坐貶潮州史臣以慷慨贊之其後有諱庚者號魯國先生仕紹聖中提舉避宋末之亂遷於今

之金井里也。迄彥恭之高祖曰自德，不求聞達，嘗出賃構邸舍數十間，人之來宿者不索其直，且供給飲食焉。有病者必命醫療治之，既愈而後遣。其曾祖曰伯琦，少篤學，客來訪與之講說書史，商確古今，亶亶忘倦。其冲淡之氣可挹也。其祖曰淑安，材識通敏，襟度夷曠，脩廢橋以利行旅，建義塾以淑鄉閭，人有貸其租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不復索。有古君子之遺風予生也。晚淑安以上吾不及識，汝楫以下則以世姻故識之。汝楫家富而

好施屢以縣大夫之勸出穀五百餘石儲於官以賑其鄉里施及鄰邦人皆德之其後閩人作難左右鄰之居皆為烈焰所焚而獨唐氏之室衆皆取涕沃水力救之獨得無恙既而本源脩德益振恒推其餘以周人之急守其家法惟恐不及輸其公賦常慮後期見鄉里尊老則慰以耕鑿之言見子弟則導以孝弟之訓每遇風清景和則與一二知己逍遙泉石之間或升高而遨望烟雲之聚散或臨流而泳翫魚鳥之浮沉無一毫憂患嬰

其心人以世德稱之夫何歎焉子因勉之曰子之先世分茅土樹勲烈者數世矣吾姑以汝祖之言及鄉人所聞之者誦之以告當世其言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故聖人觀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夫度在身稽在人由是度之於身稽之於古先哲人之言斯可以樹德矣昔宋人有行仁義三世不懈者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而宋人祖父以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子

勉之哉則宋人之報亦在是矣今子處於斯堂美哉輪
馬美哉真馬兄弟具采以雅以南和樂且耽子之燕饌
陳餽八簋魴鱮鯉燕集于茲勉樹其德其孰能比天
之報善又豈國氏之可倫哉然則子孫之所以昌家產
之所以隆追踪唐宋之休聲祇適忠貞之偉烈有不難
矣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蓋吾鄉之世族最多求其
如唐氏世德之澤者乃千百之一二耳是為之記

椒邱文集卷十四